

猫不走寻常路。

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便成了路。这话是人对人说的,如果是一只猫对另一只猫说,可能简单多了——世上都是路。对一只猫来说,只要能落脚的地方,就是路。比如墙头。

没有一个墙头,没有猫走过,也没有一只猫,没走过墙头。

狗喜欢贴着墙根走。身体的一侧是墙,就不会有别的恶狗偷袭,也不怕有人扔石子。此外,狗喜欢做记号,走到哪,都脖子一翘,撒泡尿,留下暗号。墙根因而留下了各路狗子的记号,臊得很。猫不干这个勾当。猫也闻不得那股味。猫还不齿于偷偷摸摸,虽然它走路总是蹑手蹑脚,悄无声息,但除了捕食之外,它更喜欢光明正大地走路。猫在墙头走路,走的就是一条高高在上,也光明磊落的大道。墙这边的人看得见,墙那边的人也看得见。看得见又怎样,你也能爬上来不成?

我好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。猫没有梯子。这城里哪来的梯子?离墙不远,有一棵树。树就是它的梯子。猫是爬树的高手,它“刺溜”爬上树,从一根树枝,飞身一跃,就跳上墙头了。甚至不用这么费事,它在墙根蹲下,弓起腰,像弹弓一样,纵身一跃,就跳上丈许的高墙了。它能这么跳上去,自然更容易地跳下来,但一只猫不会傻乎乎地从墙的东边跳上去,再从墙的西边跳下来,那种“翻墙”的勾当,猫亦不齿,它既上了墙头,就必要在这高高的墙头,走上几步猫步。在墙头傲娇地走走猫步,那才是一只猫上墙的真正目的。

墙头是猫的T型台。

猫走路的姿势有很多种,在地面散步的时候,它是右前肢——左后肢——左前肢——右后肢,从不凌乱。两只脚着地,两只脚抬起,样子优雅,从容,像一幅画一样,留了白,还带着动感。如果是奔跑,它可以做到四只脚同时不落地,像飞出去的子弹,每

沙漠里除了沙子还有什么?还有无名湖呀。白天坐了沙漠车,晚上不去无名湖打个卡,心里就像装了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。

晚上七点多,从塔中公寓乘车出发的时候,阳光依然耀眼而灼热,但对无名湖的向往令心情欣欣然。

大概确实很近,也可能心儿随车子飞驰,走了没多久就到了。眼看着一辆辆车开走了,我心里开始打鼓,等会怎么回去?

一行人的眼睛患了沙漠焦渴症,直奔绿色而去。芦苇、垂榆、胡杨和红柳包裹着一池碧水,这就是无名湖。湖边一个凉棚像古时路边的茶坊或驿站,长桌长椅,静待来客。漫无边际的黄沙之中,居然有这么古朴清凉之处,真是天赐的一方宝地!

为什么叫无名湖?据说此地原为塔中4油田钻井开挖

## 墙头是猫的T型台

孙道荣



飞玉 李海波 摄

次脚落地的瞬间,前脚是向后扒的,后脚是向后蹬的,四脚合力,让自己飞得更快。如果是在湿地或雪地之上,你就能看出它四只脚落点的异同——散步的时候,后脚都是不偏不倚落在前脚窝里,像个两脚兽,但是飞奔的时候,它的后脚落点,一定是落在前脚印的前面,跑得越快,前后脚的落点就越远。

在墙头走猫步,墙两边的人都看着呢,路过的宠物狗也仰头瞅着呢,树上的鸟也盯着呢,猫要走得更从容高贵一点。它漫步。墙头不比平地,不够宽阔,它就前后脚交叉着走,让左右脚几乎走成一条直线。这样走路的人,走成了模特,这样走路的猫,本来就是猫。猫要是学人走路的话,会走成六亲不认的步伐,人要是走猫步的话,就走成了T型台的范。猫不在乎有人学它走路。它只走自己的路,尤其是在墙头这个T型台上。

如果你是从三楼以上,去看一只

猫在墙头走猫步,你就能发现,它的猫步有多妖娆。猫的腿不够长,这对于一个模特来说,是致命的死穴,猫不以大长腿取胜。它有一条比腿妩媚得多的腰身。猫在墙头漫步的时候,走的是直线,它的四只脚走的线越直,腰身就越扭曲,越婉转,越性感,越妩媚。模特走到T型台的前端时,都会停下来,把一条大长腿,往前一伸,一亮,迷死人。猫不秀它的四条短腿,它在墙头某处,忽然停下来,那腰身恰好扭成一个小S或大S,你的目光从高处落下来,也温柔成一个S型,能不迷死人?

这让我忽然明白,为什么每一只猫都如此钟情墙头?这会让它美得不成样子啊,这会让它迷死人啊。它真的是想让一个站在六楼阳台上无所事事的老男人迷死吗?当我看见墙头另一只猫的时候,我才恍然明白,是我自作多情了,它是在等待另一只猫呢,它如此妖娆地从墙头的一端走来,就为了与另一只猫在逼仄的

墙头邂逅啊。

墙头很可能是猫的约会地。一堵墙立于城中一隅,前后左右都是繁杂的市井之声,唯墙头清净,不受世俗的纷扰。人以为墙可以隔开一些噪音或目光,其实只是添了个堵而已,倒是墙头,意外地成了猫的浪漫之地。有可能是两只猫约好了来私会,也有可能只是一场邂逅,还有可能是所有的猫都知道墙头就是这座城里的浪漫之都,因而都赶来碰碰运气,期待一见钟情。就像一些年轻人,总是期待去酒吧或者公园,邂逅一场艳遇。

当墙头只有一只猫的时候,它的猫步是慢悠悠的,有点恍惚的,每一步,都好似一场等待。当另一只猫悄无声息地出现的时候,墙头和周遭的空气开始颤动,弥散着爱情的气息。猫比人更容易地看中对方,相爱。但肯定也有例外。比如一只公猫等来了另一只公猫,一只母猫等来了另一只母猫,顷刻硝烟四起,猫步凌乱,猫腰紧弓,妩媚变成了弓箭,墙头之上,打响了一场又一场的爱情保卫战。总有一只猫落荒而逃,另一只则一边舔着尾巴,一遍继续耐心地等待它心爱的猫闪亮登场。

我在高楼之上,看到了这一切,这幢高楼的某扇飘窗里,一定有一只家养的猫,也看到了这一切。可惜它无法从紧闭的飘窗逃出去,而且很可能早已被自己的主人绝育了,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猫的爱情故事,一次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,换了一个又一个剧情,轮番上演。

经常在夜深人静时,听到小区里“喵喵”的叫声,那是猫的叫春声,它能传出去很远,深入我的梦境。一定是从墙头传来的。我们小区与隔壁小区,仅一墙之隔。也不知道,老是蹿上墙头的那些叫春的猫,是我们小区的,还是他们小区的。

我只知道,那个墙头,是它们共同的T型台,也是它们共享的爱情圣地。

沙漠是平静的,还有些湿气,微风拂过,身上的热汗散去,甚或有些凉意。

不知翻了多少沙沟沙梁,有些喘,有人提议在一座高沙梁上坐一会,响应的人为多,只有两个人勇往直前探路去了。

月亮很亮,看见了北斗七星。夜色朦胧,身影朦胧,微笑也朦胧,但心里有一种声音是清晰而愉悦的。有人吟诵苏东坡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,在场者寂然无声。我是苏东坡?亦或是张怀民?沙海的夜色,如此美好、有趣。

有人撒欢跑出十几步,却想起鞋没跟着脚走,跑回去寻,竟无踪影,原是同伴帮着捡了去。

前面探路的两个人在手机屏里只有蚂蚁大的黑影。迎着月亮走,但感觉找不着路了,以致发生了方向性分歧。幸好有信号,打电话叫人来接,却被一些红柳围困住了,又赶紧穿上鞋子,把脱掉的衣服也穿上。一直费劲地确定我们是在月亮的左边还是右边,大家一走,月亮也跟着走,说不清左右。走在高处的人,终于看见灯光,兴奋地挥手,落在后头的人一提起劲,跟上来了。

一只胖兔子蹲坐在路中间,凝视我们片刻,才窜进草里去。

沙漠的静和黑像一片厚重的海绵,把辛苦和快乐都吸收了,只留下模糊的脚印和绵长的回味。

## 夜行沙漠

石春燕

的地下取水池,水位比较浅,常年积聚,水塘就遗留下来。简单整修之后,这里成了员工休闲活动的好地方,但好长时间都没有名字。无名湖为石油而生,和石油人一样是大漠默默无闻的奉献者。

夕阳完全隐没在沙海里,连最后一抹红晕也消失了,月亮像一个忘了收的玉盘孤悬在夜空里。

如何返回呢?

走回去。直线距离也就两公里。正对着月亮走,就能走到了。工友说。

走回去,就我?平时连上班的平路都难得走,何况沙子是软的,踩上去更加费力。一直在犹豫和纠结,是坐沙漠摩托回去,还是挤上最后一辆工作车回去,直到所有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绝尘而去,终于不再纠结。

也许因为还没尽兴,也许因为酒力发作,一伙满面酡色的人不管天高地厚,想挑战沙漠。每人拿了两瓶水,迈开了脚。

我的脚踩进沙子里的那一刻,没感觉到沙子的温度和柔软。无名湖

附近的沙子也不是那么纯净。员工们经常从那里走过,留下过他们的脚印。我不是第一次走进沙漠,却是第一次深入沙漠,而且是夜晚。踩着芳草格的苇子时,有一点点痛我的鞋。白鞋,新买的。有人提议脱了鞋走路,我立马响应,尽管前面还有苇格,似乎脚比鞋更耐受疼痛和创伤。好在沙子凝结起来了,因为昨日下了一天的雨。跣足而行,沙子不热,甚至冒着凉气,只是有几次要滑下沙沟去了,又倔强地用力蹬沙子爬上沙梁来。

没有想象中的难走,而且队伍里有十个人,其中有人喝了啤酒,微醺,感觉走起来有些吃力摇晃。回望,灯火通明的无名湖融在深沉的夜色中,那些长得茂盛的芦苇和树木裹了浓重的夜衣,如夜行客。

说笑着往前走。月光在前面,迎着月光走,灯光就在前面,人影也一个个晃到前面。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,可我们走的是直线吗?爬上一个坡,滑下一个坡,走得快的和走得慢的就分散了。我顾不得看脚下,也看不清,只想不要落在最后。今夜的

